

抗日战争

中

孙玉良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抗日战争

中

张王五

I247.5
2650/2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第29章

荣膺青天白日勋章的活烈士并不看重它。热血
飞溅的沙场上的重逢却刻骨铭心。

书房里没开大灯，只有茶几旁的落地灯开着，光环照着面目清癯的乔参天。

张学良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用力擦了擦。这时乔参天已经站起来，虽未穿军装，却敬了个举手礼：“少帅，久违了！”

“我是见到鬼了吗？”张学良仍然愣着。

“没有见到鬼，我活着。”乔参天说。

张学良奔过去，双手握住乔参天的手，用力地摇着，说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都叫人给你烧过好几回纸了，你却活得好好的。”说着他松开乔参天的手，拉开写字台的抽屉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青天白日勋章。他笑着问：“这可是蒋介石颁发给烈士乔参天的青天白日勋章，你要不要？”

乔参天说：“丢了东北，反戴勋章，我没长这么厚的脸皮。”

张学良的笑容消失了，说：“骂得好，我是那个脸皮最厚的

人。”然后颓然坐下。

乔参天忙说：“我伤着你了，对不起，我本意不是……”

张学良轻轻地挥了挥手，说：“说说，你失踪的这些日子都上哪儿去了？”

乔参天说：“养伤啊！”他撩起衣服，让张学良看他腹部的伤疤，竟有半尺多长。”

张学良说：“你若是不配戴青天白日勋章谁配呢？你现在归队了，我本来应当给你设庆功宴，只是……你可能听说了，我已行色匆匆……”

乔参天说：“我的事先不说。你就这么下野走了，不觉得太窝囊了吗？”

张学良说：“我无路可走啊！”

乔参天说：“你不该当蒋介石的替罪羊。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的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他提的，不全力抗战也是他的罪责，你干吗这么大发善心，替他揽过？”

张学良说：“他是上司，我总得为他遮丑。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，岂能连香臭都不知？”张学良的本心是先退一步，蒋介石知道自己在维护他，将来也不至于亏待他，人都是有良心的。何况，他不这样又能如何呢？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！

不以为然的乔参天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这次也并不想归队。”

张学良有点儿吃惊，问：“你真的把东北军看得一文不值了？”

乔参天说：“至少现在没希望。我以东北军为耻。你回东北去听听沦亡的父老乡亲们是怎么看东北军的，你就能懂得我的心情了。”

“我能理解。”张学良说，“马占山已经退到苏联去了，你这次来弄军火是为谁？你自己拉起了队伍？”

“义勇军大多数都垮了。”乔参天说他倒是看到了一支新生的力量，将来必是抗日的中坚，他们有纪律、有信仰、战斗力强，

现在虽是刚刚起步，但希望在他们。

“听你这口气，该不是说共产党吧？”张学良不免有几分忧虑地问。

“听你这口气，真的把共产党看成是洪水猛兽了？”乔参天也回敬了他一句。

张学良说：“我不问了。你开一个单子吧，不过不能太急。”他说 29 军宋哲元也让他弄一批军火。他们好多人还使大刀片呢，他们正守喜峰口，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长城了。

“我等几天好了。”乔参天说，“回头我开单子交给谁？”

“交给高福源吧。”张学良说，“对了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，你去一趟喜峰口怎么样？”

“我真成了装备部的人了。”乔参天说，“行啊，我听命。”

张学良笑了，说：“东北军再熊，也不至于连一个押送军火的人都找不到吧？我让你去，自有让你去的道理。”

乔参天不知他何所指，便望着他等下文。

张学良说：“方岫在喜峰口，你不想去看看她？”

乔参天惊喜地说：“回到北平，我就到东北大学去了，方岫没了踪影，参云也不在，我正想打听她们的下落呢！”

张学良说：“参云你不用担心，她跟着蒋介石行辕各处流动呢，这会儿也许在南昌，蒋介石正在指挥第四次大围剿。”

乔参天不明白地问：“她怎么在蒋介石跟前？”

“因为她丈夫是侍从室的高参啊！”张学良笑道，“大家以为你殉国了，你当然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。”

乔参天这才明白了，问：“她和关山度结婚了？”

张学良点点头，又说：“你去长城，还能看到你的宝贝儿子，那小家伙挺可爱的，虎头虎脑的。”

“怎么，童儿也在喜峰口？”乔参天大为惊讶，“方岫把孩子带到长城去了？”

张学良苦笑道：“我倒是想照看这孩子，可方岫不同意，大概怕

我这个投降将军教坏了你的儿子吧。所以她走到哪儿就把孩子带到哪儿。”

乔参天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浪。他看到张学良提不起精神就劝他也不必自暴自弃，洗刷罪名的最好办法是振作起来，以血还血。如果真能卧薪尝胆，率师出关，杀回老家去，收复故土，东北三千万同胞能不群起而响应吗？那时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你就是名垂青史的英雄。

张学良说：“我现在连兵权都被解除了，真正是手无缚鸡之力，想回关外也难了。”

乔参天说：“那是因为你太把蒋介石的话当回事儿，甘心当他的替罪羊。假如你大旗一扯，不管他的命令，决心抗日，难道他会发大兵来征讨你不成？”

张学良说：“那我会落个抗命、分裂的罪名，同样没有好果子吃。”

乔参天说：“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，就没办法了。你越是想委曲求全，越求不了全，到头来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是你自己找的。”

张学良说：“我心里很乱，你别说了。反正我已经通电下野，留洋考察一下也好，回来看形势再说。”

乔参天默不做声了。

张学良说：“将来，我有用得着你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你看我张学良成器的时候，能归队吗？”

乔参天说：“只要少帅一声号令，我星夜投到麾下效力。”张学良感动地用手在他肩上拍了拍。

二

南昌“江西大旅社”成了临时拘押所。

陈赓胳膊吊着，在接待他的黄埔同学邓文仪。这间屋子里设

备豪华，门外却有全副武装的卫兵看守。他是在上海被捕的，是蒋介石叫人把他移送到这里的。

邓文仪在劝诱陈赓：“你哪里知道校长对你的期待有多深！这次你在上海秘密养伤，若不是校长严令他们不准伤害你，把你送到他身边来，你早就没命了。”

陈赓笑笑，说：“他应当知道，我是不会投降的，要不然，当年我也不会离开他。”

邓文仪说：“你是救过校长命的人，他一直对你念念不忘。尽管你投了共产党，他提起你来，还是一往情深。”

“其实，说我救过他的命是夸张了。”陈赓淡然说道，“打惠州时失利，第3师打了败仗，我那时是指挥部警卫连长，我见校长想效法曾国藩自杀，就托住他的手，只是说，打了败仗的第3师又不是黄埔的，您不丢脸，如此而已。”

邓文仪说：“这也算是一段缘分呀！”

陈赓说：“后来他知道我是 CP 后，在我的名字下面批了‘此人不可带兵’6个字，我看那时他是动了杀机的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邓文仪说出一段往事，陈赓后来托母亲有病告假，蒋介石明知他是一去不复返，但并没有抓他，还给了他船票、路费，用邓文仪的话说，他实在是爱才呀！他问陈赓，你不理解他的一片心吗？

陈赓说：“当年校长放我一马，现在看来是后悔了，所以又趁我养伤时抓了我。如果他认为我经过十多年反倒骨头软了，实在是看错人了。告诉校长，我宁折不弯，如果他要我的人头，拿去好了。”

“有些话，你自己去面见校长时再说吧。”邓文仪把带来的华贵西装拿出来，说：“换上，我陪你去见校长。”

陈赓说：“不必换，我宁愿穿囚服去见他，我本来是他的囚徒啊！”邓文仪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突然，有人报：“委员长到！”

邓文仪马上趋出迎接，果然，在关山度的陪同下，蒋介石穿着军装迈着方步进来。他打量一眼陈赓，说：“你还是当年的脾气呀！你不降我，不怕没命吗？”

“既为阶下囚，生命早置之度外了。”陈赓说，“投降的事，免谈吧，您知道没有结果的。”

蒋介石缓和了一下口气，说：“我是开玩笑，我怎么能舍得杀我的学生呢？”

陈赓道：“如果您带领人民抗日，您仍是我的领袖，学生仍是您的部下，那您就无须劝降了。校长先生，您答应抗日吗？”他来了个先发制人。

蒋介石说：“谁说我不抗日？”

陈赓道：“那您把围困苏区的几十万大军撤走，去打日本人，您能答应吗？”

蒋介石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，便改变话题说：“我不急，我等你好好想想，我绝不为难你。”接着，他又叮嘱邓文仪：“别怠慢了你的老同学，那我可是不答应的。”

邓文仪说：“我怎么敢？”他把来去匆匆的蒋介石送到门外。

当蒋介石失望地步出“江西大旅社”即将登车时，他回头问关山度：“你看，我该怎样对他？”蒋介石明白，让他折节，看来是不可能的了。

关山度说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委员长当年既做了好人，这好人何不做到底？传出去，也是一段佳话，是爱才的美誉。放了一个陈赓，天也不会塌下来。

“你让我再次放了他？”蒋介石问。

“校长在乎多陈赓一个敌人吗？”关山度反问。

蒋介石叹息一声，说：“你去办吧，不要看他太严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让他自己逃走？我明白。”关山度笑道，“校长用心良苦，这种气度，还怕天下英才不尽来归吗？”

这话让蒋介石很受用。他很实际，有时也很看重名声，看重口碑。他当年“义释”陈赓，不是在民间传为佳话了吗？这对蒋介石的声誉来说，比杀了他要好。好多人把他宽待陈赓的事比成是曹操故意放关云长投奔刘备。美名有时不是杀戮可以换来的！

那么，现在二放陈赓又会怎么样？蒋介石认为又会名震华夏的，现在他太需要这样的名声了。

三

长城喜峰口 29 军阵地处在大战前夕。

冬意未退，长城口外尚有残雪，枯枝衰草在寒风中抖动，但阳坡已经有绿茸茸的小草钻出地表。

这里气氛紧张，29 军 37 师赵登禹旅长跑步来到阵地，迅速布防。他喊着：“别给中国人丢脸，这一仗一定要打好。日本第 14 混成旅团正向喜峰口逼近，我们子弹不多，可我们有大刀片！有没有信心打退敌人哪？”

“有！”战士们一声吼，个个抽出背后拴着红布的大刀，如森林般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

赵登禹也来了劲头，他把腰上的枪和大刀往身后推了推，也跳下战壕和战士们一起干了起来。

这情景被战地记者方岫看到了，她快速地按动相机快门，拍了下来。又转过身，给赵登禹单独拍了一张。她和身后的大黄狗，引起了赵登禹的注意。

赵登禹说：“是方记者？你可别把照片拿去发表，万一打败了，不成了别人的笑柄？”

方岫说：“你不是常说，不以成败论英雄吗？一城一地的得失，不是惟一的标准。”

赵登禹豪爽地大笑道：“叫你捡话把儿了。”

方岫问：“赵旅长，你们能顶得住吗？听说万福麟的东北军

让日军追击得溃不成军，幸亏你们在前面堵住了日军，才稳定了局势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不过方记者别这么报道。”赵登禹从参谋手上接过一份电报看了看，签了字，然后说：“东北军也不容易。”

方岫说：“赵旅长心肠真好！”

赵登禹说：“此时29军主力已进占滦县，我们左右有王治邦、佟泽光两个旅作两翼，守住长城没有问题。”

又有人来报告，送上文件。方岫说：“你忙，我先到前面去看看。”这时已听到隆隆的炮声。

赵登禹叫道：“方记者，敌人距此不过三五里，大战马上开始，这里太危险，你快下去。”

方岫道：“赵旅长忘了，我是火线记者。”并说她的文章所以珍贵，各报都抢，是因为字里行间有火药味儿，有血腥气，当然也就有中国人的堂堂正气。

赵登禹笑了，说：“倒是文人，出口成章。不过，这可由不得你。”他回身叫了声：“李参谋。”

一个青年军官跑过来：“到！”

赵登禹一指方岫，命令他派两个兵，把她送下去。她不走，强行押走。又转身对方岫说：“对不起了，我先道歉！”

方岫还想争辩，李参谋已带了两个兵，不容分说地架起她就走。方岫边走边大叫：“不像话，军阀作风！”

赵登禹一听，哈哈大笑。

赵登禹旅217团防地很快与日军接火了。日军发起规模强大的进攻，排炮过后，密集的军队向东北高地冲来。

在第一线堑壕里指挥的赵登禹沉着地在抽烟，敌人越来越近了，赵登禹烟头一掷，大喊一声：“给我打！”

霎时，机枪、步枪齐发，敌人倒下一片。但稍稍退了一截，又蜂拥而来。

217团又在射击。双方都有人员伤亡。这时有一名团长过来

报告：“赵旅长，没子弹了，许多人扔出了最后的手榴弹。”这也正是赵登禹最犯愁的事。

渐渐的我方阵地枪声稀疏下来，人们的脸上露出焦急神色，有的人开始往下扔石头。

敌人见对方枪声渐息，攻势更猛了，如漫山遍野的蝗虫爬满了山坡。

团长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一直沉默的赵登禹“刷”地从背后抽出大刀，吼道：“我们的大刀是吃素的吗？”

如同是命令，伏在战壕里的士兵全都亮出了大刀，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

敌人越来越近了，赵登禹铁塔一样的身躯岿然不动。突然镁光灯一闪，他那沉着庄严的神态被拍了下来。他一回头，发现又是方岫。他正要说话，一颗炮弹呼啸着飞过来。赵登禹向前一扑，把方岫压到了身下。炮弹在附近爆炸，飞起的泥土山石碎片把他们埋住。赵登禹动了动身子拱起来，又把方岫从泥土中拽出来，大黄狗也帮他往外拽女主人。赵登禹握着拳头吓唬说：“我真想揍扁了你！”

方岫微微一笑。赵登禹又说：“你给我老老实实在战壕里！”

方岫抖了抖身上的土，伏在战壕里向外观看。只见日军漫山遍野呀呀地怪叫着冲上来，而弹药不济的我方只能抛石头。

这时冲锋号响了，赵登禹第一个跃出战壕，挥舞大刀冲向敌群。29军的士兵们也如同猛虎下山，冲出战壕，大声吼叫着向敌人冲过去，喊声如雷。

日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，一下子愣住了，步步退缩，等清醒过来才想起上刺刀。阵前的白刃战拉开了帷幕。

方岫忘了什么叫害怕，跳出战壕拍摄杀敌的振奋人心场面。

赵登禹砍倒了一个日本兵，另外三个日本兵从侧后端着刺刀

偷袭而来，方岫看见，大叫：“赵旅长，小心后面。”赵登禹急转身，与3个日本兵搏斗。

这时，又有几个日本兵从后面包围上来，在一个日本兵即将把刺刀捅向赵登禹后心的当儿，枪响了，日本兵应声倒地。

赵登禹和方岫同时扭头去看救他脱险的人。此人穿着东北军的军装，正是赶来为29军送军火的乔参天。

方岫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大叫一声：“参天，你活着？”便跑向乔参天。乔参天见她暴露了，并且看见有几个日本兵向她扑过来。他急忙举枪射击，赵登禹也砍杀过来营救方岫。

两个日本兵按倒了方岫，其中一个扼住方岫的脖子用力掐，方岫面色青紫渐渐喘不上气来，有劲儿使不上，怎样用力也掰不开日本兵的手。这时大黄狗上来咬住了日本兵的脖子，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，回手一枪打中了大黄狗，大黄狗倒下了。

这时乔参天和赵登禹也都赶上来救方岫，连续砍杀了3个日本兵。

方岫起来抱着大黄狗，它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却懂人气地睁着凄伤的眼睛看着方岫。乔参天说：“快走，这是战场啊！”

方岫却执意要拖着大黄狗下去，她说：“丢了大黄狗，童儿不会答应的。这是我们从关外带过来的患难与共的朋友啊！”

乔参天拿她没办法了。

日本兵撤下去了。

昏天黑地的阵地前扔下一片日本兵的尸体，其余的日本兵退下去了。赵登禹腿部负了伤，缠上了绷带。

赵登禹那口染血的大刀已经弯了，砍出了好几个豁口。战士们虽然个个疲惫不堪，身上、脸上血迹斑斑却都笑着。

赵登禹问方岫：“方才救我的人呢？他是谁？”

乔参天走上前，向赵登禹敬了个礼，说：“东北军高级参谋乔参天，奉张学良将军之命，来送军火。这是明细。”说着递上一张纸。

赵登禹看也不看，用力握住乔参天的手，说：“真是及时雨呀！谢谢你！特别是谢谢你方才救了我一命！”

乔参天看着衣衫不整的赵登禹说：“方才我看到了29军大刀片的神威，中国有这样的男儿，怎么会亡国呢？”

方岫又及时地把他们握手的场面拍了下来。

如果不是当着赵登禹的面，她真想上去紧紧地抱住乔参天，吻他了。真是奇怪极了，这几天，乔参天几乎天天进入她的梦里，她相信他没有死。可春节的时候，她看见别人给死去的亲人上坟、烧纸，她也带着童儿给他烧了一刀纸，还叫童儿在画了圆圈的地上磕了三个头。

方岫一点儿都不后悔，纸没有白烧，冥冥之中的神灵又把她的乔参天送还给她了。这一刻，她几乎忘掉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战场，在乔参天与赵登禹的副官交接军火的时候，她趁那副官不注意，狠狠地打了乔参天一拳。她自己也不明白这一拳代表什么，她甚至想上去咬他一口！

乔参天倒似乎理解了，笑了笑说：“你好狠啊！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方岫有点撒娇了，她好久都没这样发嗲了。

“是吗？”乔参云反而丝毫不惧，“那怎么还不赶快去救他呢？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多亏了你这把保护伞是不是？”乔参云说。

“我并不以此为荣，反以……”

天竺寺的钟声传来，方岫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乔参天正站在……

第 30 章

手铐不愿在爱人面前戴上。移开了一座山，又来了一座山，方岫情归何处？

国事、家事双重阴影笼罩着关山度的心。凭他在国民党高层多年的敏锐嗅觉，他预感到有一片巨大的阴影正向他快速移来，而他几乎是无法摆脱的。他知道是为什么，却又不能乱了方寸。他有机会逃走，却又不能那么做。他希望化险为夷，他相信蒋介石的魔法，大手一挥，那片乌云便会烟消云散，离他而去。但蒋介石肯挥这个手吗？万一他本身就是那片乌云和阴影呢？关山度不能深入地想下去了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乔参云又不理解他，这让他的心乱上加乱。

这是个霪雨连绵的季节，雨丝如麻。

关山度撑着伞走在骑楼下的石板路上，他的情绪和铅色的天空一样阴沉。他走走停停，不时地回头看。还真的有人不紧不慢地跟着他，他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，仍然向前走着。他只能这

样。如果他显得惊慌，反而更坏事。

当关山度回到临时住处时，他发现乔参云正在收拾皮箱。关山度有气无力地坐下，问：“还没做饭？你收拾箱子干什么？”

乔参云掩饰不住兴奋说：“我这笼中鸟该飞了，你看！”她拿起一张报纸，上面有几幅大照片，都是方岫拍自喜峰口的，除了赵登禹挥舞大刀与日军血战的外，还有一幅是赵登禹与乔参天的合影。

关山度看了看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找到大哥的下落了！对了，方岫也在那儿。”

乔参云说：“人家都干得轰轰烈烈的，我躲在这个鬼地方算什么？我要北上了，你就侍候你那个专门打自己人的蒋介石吧！”

关山度说：“你不要以为除了上前线就没有别的救国之路了，我不是早说过了吗？”

乔参云说：“够了，我听腻了。如果我早知道你这么利欲熏心，我也许……”她没把下半句话说出来，但意思到了，对这桩婚事后悔了。

关山度的脸上阴云密布，他低沉地说：“你自己决定吧，我不拦你。”他实在是顾不了太多了。

乔参云说：“今儿个你怎么了？肯放我走啦？”

“我受不了你的唠叨。”关山度也怪她太活跃，一会儿参加抗日救国会，一会儿又组织大游行，她都上了戴笠的黑名单了，他问她知不知道？

“是吗？”乔参云反而丝毫不惧，“那怎么还不来抓我呀？”关山度只是苦笑，他不能说太多。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多亏了你这把保护伞是不是？”乔参云说，“我并不以此为荣，反以为耻。”

“行了，”关山度说，“你什么时候走，我放行，给你自由不就得了！”

乔参云说，“这还不够，我的条件是你与我一起走，离开那

个阴阳怪气的蒋介石。你还没侍候够他呀？他那疑神疑鬼的性子，就让陈布雷和他应酬吧。”

关山度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不是说小孩子话吗？能说走就走吗？你以为我是开私人小店，说关门就关门呀！”

乔参云生气了，说：“那好吧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”她赌气扣上了皮箱，拎起来朝门口走去。

关山度过来拦阻说：“也不必这么急嘛，我派人给你买票，也总要有一点时间吧？”

“不麻烦你了。”乔参云躲开他。她要自己去火车站，买三等车厢票也走，再等下去，她说她会憋疯的。

关山度无奈，只好追出去。

此时关山度倒希望她早点儿走了，这理由不能对她明说。他已经意识到，大网正向他扣过来，他逃不脱了。但不能让心爱的人受这样的刺激。可惜，乔参云什么也不知道，还跟他怄气呢！

二

关山度送乔参云到了南昌火车站的站台上，乔参云不理他。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站台上旅客不多。

铃声响了，远处有喷着白气的火车驶来。

关山度叹息地说：“你就这么走了吗？”

“要说的我都说过了。”乔参云冷冷地说。

关山度说：“我让你失望了！也许，当我们两鬓染霜的时候，你会对我有另一种认识。”他这是在暗示她。

乔参云说：“你以为我有那么大的耐性吗？”

关山度苦笑一下，对他的暗示乔参云浑然不觉。

列车呼啸着进站。乔参云提起皮箱，看了他一眼，登上了火车。

她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面无表情地望着外面。关山度

从站台上买了些食品，递进了车窗。他们在车上车下对视着，依然无话。

铃声响了，乔参云的眼里涌出泪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看起来，我在你心里一点儿位置都没有，远远抵不住官位的诱惑。”她决然地扭过头去，尽管关山度随着加速的火车奔跑着，她却始终不再回头。

这时，来了一群军警打扮的人，为首的是戴笠。关山度与他们走了个对头碰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尽量镇定地问：“戴老板，执行公务？”

戴笠说：“是的。与你有关，请走一趟。”

关山度努力镇定着自己，说：“这是误会吧？”

戴笠道：“我也希望是，但起码在站台上是消除不了误会的。”

关山度已经无话可说。他一边跟他们上囚车，一边望着远去的火车。他想看到乔参云的影子，远方却只有迷濛的雨丝。他心里说，谢天谢地，她没有看见这一幕。

囚车上，特务给他戴上了手铐。他想试探一下深浅，就说：“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即使要抓我，也得通过蒋委员长。”

摇晃着二郎腿的戴笠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关先生是天真呢还是幼稚？抓蒋委员长身边的人，没有他的手令，小弟敢吗？”

关山度不再做声了。他在想怎样应付眼前的突变，他在揣度蒋介石的态度。

诚如戴笠所言，没有蒋介石的决心和密令，侍从室的高参是不可能受囹圄之苦的。但他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长久以来，蒋介石对他没有疑心，他认为这也许是事情有转机的契机。

他没有绝望，他相信有人会为他开出一条生路来。